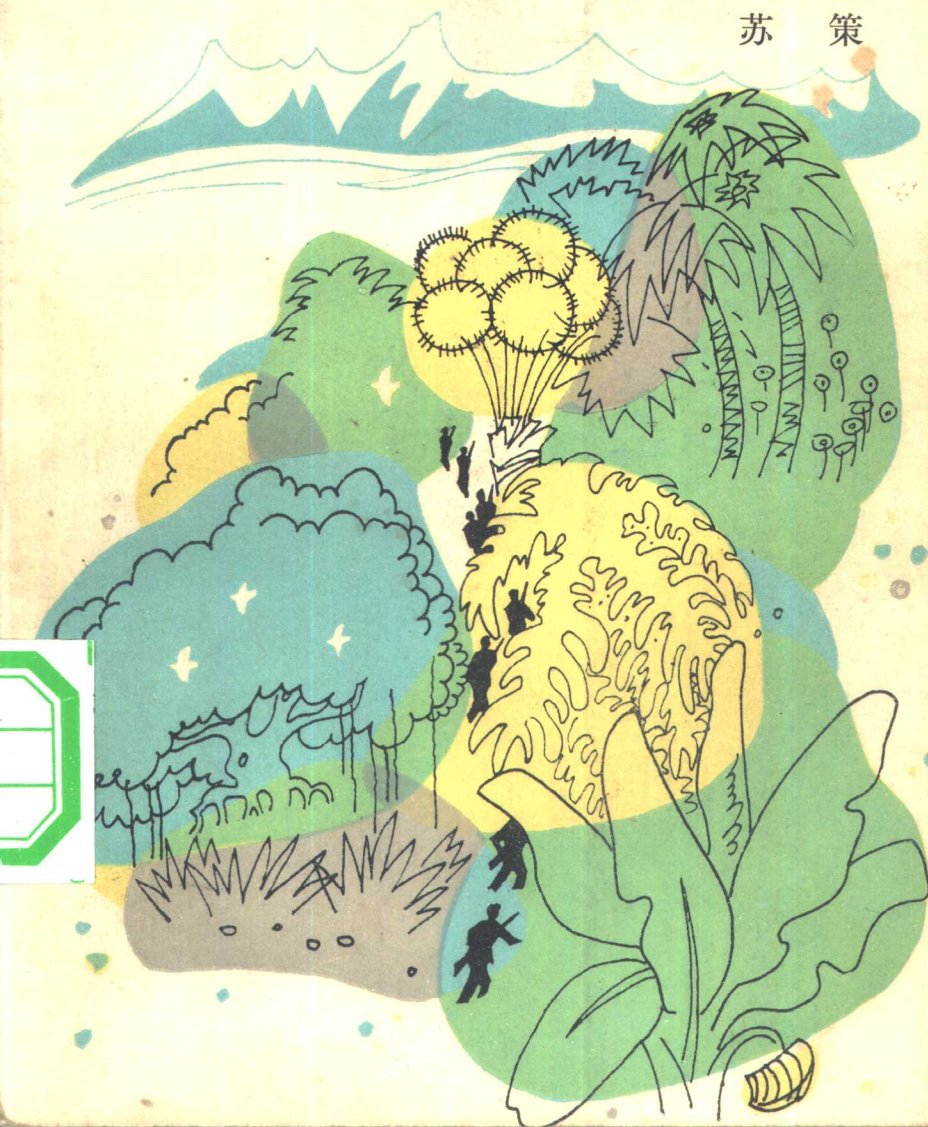


远山在落雪

苏 策



文艺出版社



2 039 1098 2

远山在落雪

苏策



远山在落雪

苏 策著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(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)

京安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3 $\frac{1}{4}$ ·插页8·字数253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·198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82,000

书号10137·65 定价:1.10元



策

1001/06

作者小传

苏策，一九二一年出生于北京。一九三七年一月参加革命，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我军。战争中写过大量的为战争服务的通讯、报告、特写等作品；全国解放后，转而写小说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生与死》和《雀儿山的朝阳》，特写集《在怒江激流上》，和中篇小说《红河波浪》。

一九五八年被错划右派，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又被投入监狱七年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历史问题得到平反和改正，他重新焕发了创作的青春，出版了短篇小说集《微笑》，发表了与别人合作的多幕话剧《阿佤姐妹》，同时写了相当数量的小说、报告文学、散文和评论，短篇小说《同犯》、《重武器》、《月上柳梢头》、《家试》等均获得读者好评。

他的作品题材广泛，但主要是反映部队生活的。文艺理论家阎纲评他的短篇小说《同犯》时曾说：“作者并没有因袭别人的写法，也不满足同类题材已经达到的水平。他思考的问题更多、更复杂了。”其实，他对自己的作品，都有这样的追求。

引 子

这里的山峦似大海：山连着山，岭连着岭，尖的、圆的、高的、矮的，千千万万个戴雪的山峰聚集在一起，就象是大海上数不清的浪头一样，在尽情地追逐着，翻腾着，嬉戏着。那些最高的山峰，又象是一把把雪亮的刺刀竟向天空刺去；无数低矮的山岭排在一起，就象是昂着头、挺着胸的边防战士组成了一条绵远的长城，矗立在祖国的边界线上。黑夜来临，吞食不掉它们的身影；天还没亮，它们就显露出自己的轮廓；阳光一照，白雪反射出强烈的光芒，银箭四射，千山万岭就象是要沸腾起来似的。

在这山峦的下面，却是一片森林。在雪山上，看不见一棵绿树，在这里，却看不见一点白雪。当然，这里不会没有雪，只是被树木淹没了，被绿色覆盖了。几百里长的林带，就象是给银峰雪岭系上了一条绿色的围裙。

群山，确实象大海中此起彼伏的浪头，只是这些“浪头”是呆痴的，凝然不动的；这一条绿色的林带却不然，风一吹，树木摇曳，整个森林宛如液态的翡翠流动着，时而泛起一层

层涟漪，时而卷起惊涛骇浪。

看着这些，自然使我想到一九五〇年二月解放军列队进入昆明城的时候，街上的人挤得密不透风，争相仰望战士们高举着的红旗和毛主席、朱总司令的巨幅画像，那万头攒动的样子，和这里拥挤在一起的树木多么相象！人们欢呼着解放，歌唱着祖国，都想把自己的脖子伸得长一点，头抬得高一些，来尽早迎接东方红日的光芒，和这万木争荣的景象又是何等相似！

可是，走进森林，却象到了另一个世界，阴森森的，和外面迥然不同：树木几乎占据了整个地面，对空中也不放过，一个个伸着枝叶繁茂的手臂，争着去夺取阳光，这就把天空封闭了；齐人深的杂草，拖着长发的青藤，韧性极强的气根，低矮的灌木和荆棘，把地上的缝隙塞得严严实实，这里就象是一座不透风的墙。如果没有找到前人开辟下的道路，又不曾拿着兄弟民族的砍刀开路，虽然不能说寸步难行，却也实在是走不通、穿不过的。这神秘莫测的森林、高山、峡谷，一切一切，不禁使我想起三十多年前，在这里发生的一件又一件奇特的事情——

—

一队年轻的解放军战士，越过奔腾咆哮的泸江，爬上陡岩峭壁，很快就钻进了密林。他们没有循着前人开辟下的古道走，象是有意地抄近路，自然也就遇到了树木和荆棘的阻碍，加上森林里黑沉沉，能见度很低，每走一步都象是前面有挡的，后面有拖的，头上有树枝和藤萝压着似的，脚下是几尺厚的腐烂了的树枝和杂草，一踩上去，就“吱吱”地冒水。

然而，所有的人都紧握着手中枪，雪亮的刺刀向着前方，眼睛瞪得有核桃大，弓着腰，竖着耳朵，在仔细地搜索着，那火样的目光象是射到哪里，哪里就会燃烧起来似的，就是有树叶碰到他们的脸颊，或扫到了他们的眉毛，他们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也不会眨一眨。

一个年轻的战士在最前面挥舞着砍刀，随着闪闪的刀光，挡在他面前的杂草、荆棘、藤萝、小树，都纷纷倒下，给他们让出了前进的道路。

这个战士名字叫黑力，中等身材，浓眉大眼，四方脸庞，

膀大腰圆，胸脯也是又宽又大。他参军虽然不在本地，但他确实是本地的傈僳族^①人，人熟地熟，犹如一张活地图。部队行军，根本用不着找向导，他可以用砍刀开路，还可以当顾问，做翻译。参军一年多，他打过十来仗，已经是个老战士了。这个老战士拿刀砍了几天路，手臂发疼变肿，却从不吭气；额头上、脸上滚动着黄豆大的汗珠，也从来没有抬起手臂去擦一擦。

跟在尖兵后面的战士，用刺刀尖轻轻拨着树枝和杂草，悄悄地往前走。他们虽然也睁着警惕的大眼睛，却和尖兵不同，更加注重的是倾听，认真地分辨着森林中的动静：是风声？流水声？还是飞鸟的啼叫？野兽的嘶鸣？当然，他们不是来这里欣赏森林交响乐的，单从他们在这难于快速行军的地方行进得很急这一点上，也完全可以看出，他们担负的任务不简单！

他们很象是追击敌人，一个个不声不响，扒着树木，抠着岩缝，径直向上爬，弄得气喘吁吁，汗流浹背，一刻也不停。有人滑倒，滚落在草丛里，后面的人立即跑上去把他扶起来；有的人脚步抬慢了，旁边的人立即把他的米袋或是背包抢过去背上，尽管俩人要争执一下，可是谁也不说话，仍旧迅速向上爬。

令人感到奇怪的是，那远方传来的依稀可辨的枪炮声，不是来自他们的前方，而是来自他们的背后，前面的群峰巍

^① 聚居在云南南部边疆的兄弟民族。

立在森林上空，被冰雪覆盖着，依然是静悄悄的。战斗很可能正在他们早已丢在后面的泸江一带进行着，或许响在更遥远的江那边的山峦上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

原来，云南是全国解放得较晚的一块土地，正牌的国民党军队早已被歼灭掉了，但朝鲜战争的爆发，给残存的敌人和零散的土匪带来了幻想，他们在作垂死的挣扎。人民子弟兵正在密林中搜索他们。你看，战士们完全是时刻准备战斗的姿态。有时风一吹，树一动，从叶隙中投射下来的碎金片似的阳光，可以把他们身上的一切照射得很清楚：刺刀出鞘，子弹上膛，手指勾在枪的扳机上，手榴弹挂在腰上最顺手的地方；肩上的机枪，不但没有穿枪衣，枪腿子都是支着的，只要一发现敌情，这几挺机枪和这一群生龙活虎的年轻战士就能立即投入战斗。

突然，一个双手端着冲锋枪的战士，朝后面跟进的部队跑来，向一个持着手枪肩上也扛着步枪的人报告说：“排长，不，副指导员，前面有情况。”

副指导员立即回头向身后的部队做了个手势，战士们弯下身子，就着身边的地形地物作好了战斗准备。森林里立即静了下来。这寂静在迅速地扩大，很快，那些急于求战的年轻人，仿佛听见了自己血管里血液沸腾的声音。

副指导员低声问着那个拿冲锋枪的战士：“朱班长，发现了什么情况？”

朱班长名叫朱二祥，是个非常年轻的老战士。个子高，身材大，被战火熏成褐色的脸上，有一双圆而有神的眼睛。

他在部队中是以英勇善战著名的：在不久前的孟良坝战斗中，他曾带着侦察员，悄悄通过了敌人三道封锁线，直插进敌人的团部……他平时似乎什么都不大在意，战时却精明得很。听见副指导员的问话，他用老战士深沉而又平静的声音回答说：“右前方的老林里发现有‘嚓嚓嚓’的声音。”

“是有人走动吗？”副指导员目光一闪，问道。他很清楚，如果这“嚓嚓嚓”的声音，是野兽或是别的什么带来的响动，这个老班长就不会跑来向他报告。

不料朱二祥眉头一皱，却说：“我一时还拿不准。”

“这样吧，”副指导员稍稍思索了一下，把肩上的步枪交给身边的一个小战士说，“小马，这枪还给你吧。你去告诉黑力和陈东，到我们来的路上警戒一下。”然后向朱二祥挥了一下手，说，“走，咱们去前面看看。”

副指导员李英，原来是这个排的排长，是这次部队进军边疆才提拔起来的。他的面貌和朱二祥班长有很大的不同，中等身材，长长的脸，面颊比较消瘦，因此，显得颧骨有点高，眼睛有点大。他的身材和膀宽腰圆的朱二祥也不同，不过人们总觉得他虽瘦，却和挺立在风雪中的小松树差不多；外貌单薄，又载负着沉甸甸的积雪，但小树却枝叶繁茂，生意盎然。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了的军衣，平平展展，非常合身；这衣服和他的心境也是一样的，虽然上面有着大大小小几个补丁，却显得又清洁又朴素。他提升为副指导员，人人都说“合适”，因为他不仅能征善战，还特别注重思想政治工作，爱学习，守纪律，政策观念强。这次，这个排单独执行

任务，团部就明确指定他来率领。

李英常说：“我是森林里长大的。”原来他小时候在山西，由于受不住地主的压迫，逃进太岳山的森林，就一直和挺拔苍劲的松树、长满橡子的青杠生活在一起。他爱那有着五角星叶子的红枫，也喜欢长着白皮子的桦树。他记得，桦树皮中有着一层柔软的白色薄膜，把它取出来裁成方形，订成小本子，可以在上面练习写字。但是云南边疆的森林，李英这还是头一次见。他发现和自己小时候见到的大不一样：虽然这里也有松树和青杠，但杂七杂八的林木和枝叶却非常茂密，看上去就象是一团理不清扯不开的乱麻，分不清个数，看不出眉目；走到这里，就象掉进了一张网，而这张网是极度潮湿和黑暗的。

现在，这段森林就要走完了，听黑力说，马上就要爬雪山，这里的雪山又和北方的雪山有什么不同呢？找得到那条古道吗？看得见那条古道吗？黑力领着大家在森林里走了近路，而在雪山上不走古道还有什么捷径可寻吗？雪山顶上那个著名的山口又是什么样子？他虽然在出发前曾抓紧时间向兄弟民族询问，向猎手们请教，也查看过缴获的把这一带称作“野人”山区的地图，但是，这位指挥员的心依然不能平静。因为任务紧迫，这次行动的详细情况他还没有给部队作过正式的交代，也就是说，还没有给战士们作过细致的思想工作。部队虽然完全可以信赖，象朱二祥、黑力这些老战士不会有问题，可才来的新战士了解了部队任务艰巨，过着这种从未经历过的艰苦生活，会有什么反映呢？

李英和大个子朱二祥班长跑到队伍的前面，轻轻拨开草丛，按照朱二祥指的方向仔细地观察，用心地倾听，右前方黑乎乎的密林里确实有声响传过来，“嚓嚓嚓”象是一种物体接触杂草发出的声音，既轻微又有节奏。这是什么东西在走动？

李英紧皱眉头细心地琢磨着：这是野兽在走动吗？不太象：野猪身体重，窄小的蹄子踩在腐叶层上，是“噗哧噗哧”的声响；麝子和马鹿呢？它们胆小，警惕性高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走一走，停一停，不会总是一直这样“嚓嚓嚓”地向前进；如果是大蟒来了，穿过草丛的时候，那“嚓嚓嚓”的声响里，当然不会有短暂的间歇。为了听得更真切，他弯着身子向前走了十几米远，到了一块小小的林间空地的边缘，停了下来。在这里，他静静地听了一会，不由得心里一紧：唷，这确实是人走路的声音。他扭头向身边的朱二祥悄悄地说：“快去通知部队，准备战斗！”

部队立即散开了，刹那间，战士们选择好了自己的战斗位置。他们早就想作战了，听见传来副指导员的口令，高兴极了。一个个眼睛睁得特别大，不一会儿就发酸了，但还是圆瞪着；那紧握枪柄的手出现了汗渍；红通通的嘴在用力屏着呼吸；耳朵在努力捕捉着森林里的声响。很快，大家都听到了，那由远而近的确是人走路的声音，他们把乌黑的枪口，对准那“嚓嚓嚓”声响传来的方向，焦急地等待着副指导员的命令，如果消瘦的李英喊上一声“打！”他们就会把几十颗火红的子弹打到一个“靶子”上，叫凶恶的敌人在意想不

到的时刻上西天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李英透过草丛，仔细地扫视着这块小小的林间隙地。它真象是森林中的一个明亮的小窗子，既没有巨人般的树木耸立其间，也没有那些勾过来扯过去的牵藤植物，只有一些比较低矮的杂草，有的地方还残存着红色、蓝色的小花，有的草茎上还缀着黄色、褐色的草籽。在被密林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李英看来，这里真是太亮了，太美了，简直是个花园，是个宝岛，是块神话中的仙境胜地，如果能在阳光照射的干燥地方躺一躺，歇一歇，那真是太理想了。可是，现在不行，这个地方立即要变成战场了，立即要成为消灭敌人的处所，马上这里就要刀光闪烁，弹雨纷飞，用震耳欲聋的射击声来赶走寂静了。

“嚓嚓嚓”的声音越来越近了，随着林间隙地右边的草丛被分开，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人来。他的头发蓬散着，象是一堆乱草，黑黧黧的脸在头发的遮盖下，简直象是个煤块，两道浓眉，也仿佛是用木炭画下的，但是，右边的眉毛为什么要画两笔呢？啊，原来是一道伤痕把它切开了。这条伤痕很长，从额头画到了太阳穴，很象把他消瘦的脸切开了一角。他的眼睛又窄又长，嘴和下巴埋在一片黑黧黧的胡须里。他身上披着兽皮，腰上扎着草绳，已经被扯成碎条的裤子下面，是一双赤着的粗大的脚。他左边腰上挎着一把砍刀，右边腰上挂着一个熊皮箭包，手上拿着弩弓，用锐利的目光在林间隙地上扫视着。

李英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人，思忖着：他会不会是化了

装的国民党上校莫丁刀呢？要不是，那是什么人？汉人吗？不象，汉人怕没有赤脚在森林里走路的本领。他记得在澜沧江地区剿匪的时候，联防武装捉住了敌人的零散人员，带着走嫌累赘，又不愿留下人来看守，就把俘虏的鞋子脱掉喊着：“你在这儿等我们吧！”然后就放心地到别处去搜索残敌了，而光着双脚的俘虏却真的跑不了。当然，那俘虏并不是不想跑，只是没跑几步，脚就被荆棘扎满了刺，被尖利的石头割得到处是血，那滋味实在受不了，只好抱着双脚，老老实实坐在原地不动，静待联防武装完成任务回来“接”他。

李英想：从这双脚上就可以断定他是兄弟民族，可又是什么民族呢？傈僳族男人是青布包头，衣服外罩白色麻布衫；而景颇族男人，爱穿一身黑色的短衣服，可是他只是用几张黄色、黑色、花斑的兽皮缀在一起，覆盖了全身。

李英认真地问着自己：“他是逃窜在森林中的残敌吗？”这倒有几分象。敌人逃到森林中，长期流窜下来，往往就是这种样子。抗日战争中，李英在林区里放牛的时候，就曾遇见过一个穿着非常破烂的人，自称是从敌占区逃难到抗日根据地来的，但实际上是个坏蛋，是敌人派来侦察八路军情况的汉奸……他想：“如果叫黑力来看看就好了，可是他在担任警戒，不能来呀！”

不知什么时候，朱二祥班长来到身边，贴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：“副指导员，咱们抓活的。”朱二祥在捉“舌头”这件事上是很有本事的，孟良坝战斗中，他之所以能带着侦察员直插敌人团部，关键就在于他巧妙地摸了敌人的哨兵，神不

知鬼不觉地捉了两个“舌头”，了解了敌人的内部情况。

李英没有回答，依然注视着眼前这个蹒跚走着的人。看来，这个人心情很沉重，根本没有想到身边会有人在窥伺着他。他迈着缓慢的步子，穿过了林间隙地，快要到达隙地左前方边缘的时候，他的来路上——那隙地右边的草丛又突然被分开了。随着那“嚓嚓嚓”的声响，又有一个人跟着走进这块开阔地来。这个人走得很慢，个子也比较矮，乌黑的长发，披散在双肩，头上还留有兄弟民族作为装饰的珠串，只不过那装饰品显得十分陈旧罢了。很明显，这是个女人。由于她望着进入隙地的路，没有抬起头来，李英还看不见她的脸，而越来越清晰的是，她身上也披着兽皮，兽皮下面露着有褪了色的黑布、蓝布和灰色麻布缀成的衣裳。

她绕过身旁的灌木丛，终于抬起了头，那消瘦的脸型和前面那个男人很相象，但脸色却迥然不同：男人的脸色象树木的躯干一样黑红，她的脸色却象初放的梨花，粉白，美丽，只是额头上，过早地爬上了几条浅浅的皱纹。她睁大了黑而发亮的眼睛，吃力地喊着前面的男人：“喂，你慢些走嘛，我追不上呀！”

“叫你在家里等着，你硬是要追着我来。”男人扭回身、紧皱着眉头望着她，叹了口气，无可奈何地停住了脚步，“我不是挨你说过啦，我去看看给老熊下的扣子，马上就回来嘛！”

“啊，你听，”女人拖着沉重的腿，加快了自己的步伐，略带喘息地说，“这枪声、炮声……”

男人抬起头，甩了一下覆盖到脸上的长发，向那传来枪炮声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沉重地喘了口气：“在泸江那边，还远着哩。”

女人显得很忧愁，偏着头听了一会儿，又细声细气地问：“他们咯是要上山来？”

男人双眉紧锁，脸上升起一片阴云，两眼凝视着远方，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，吐出了几个字：“晓不得呀！”

“我……心里怕呀！”女人用一只手贴在自己的胸脯上，焦急地说，“我独自一个咋敢留在家里？”

“他们真要上山来，”男人紧皱着眉头，拿着弩弓的右手用力地抬了一下，“也用不着怕，我就和他们拼，拼死两个就够本啦！”

在草丛后面，朱二祥贴着李英的耳朵，以极其轻微的声音说：“副指导员，这大概是莫丁刀的散兵游勇。他还想拼哩。”他呵的气把李英的面颊弄潮了。

李英没有理睬他，两眼依然紧盯着隙地中的两个人，显然，朱班长的话，李英听到了，不过他认为现在就下结论，还为时过早。他决心把眼下的情况，摸个水落石出，便静心地听，仔细地看。

男人回身走到女人跟前，用一只粗大的手挽着她，另一只手拿着弩弓拨着挡在面前的枝叶，慢慢走了起来。女人象是长久以来被森林中令人窒息的空气憋得十分难受似的，对着明亮的天空，连连喘了几口气，小声地说：“阿迪，我想歇一下，肚子扎实疼哩！”